

〔印度〕室利·阿羅頻多著

商務印書館

論

神 聖 人 生 論

[印度] 室利·阿羅頻多 撰

徐梵澄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1984年·北京

Sri Aurobindo
THE LIFE DIVINE
The Greystone Press, New York, 1949
All India Press, Centenary Special Edition, Pondicherry 1972

本書據紐約格雷Stone出版社1949年版譯出。
又據地舍里全印度出版社1972年百年誕辰紀念精印本校訂

神聖人生論
〔印度〕室利·阿羅頻多撰
徐梵澄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統一書號：2017·312

1984年5月第1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769 千
印數 9,000 冊	印張 33 1/4

定價：(精裝) 4.65 元

目 錄

第一卷 宇宙與徧在真實性

第 一 章	人類的企慕	3
第 二 章	兩種否定 甲 唯物論的否定	8
第 三 章	兩種否定 乙 出世道的拒絕	19
第 四 章	徧在底真實性	27
第 五 章	個人的命運	36
第 六 章	宇宙中人	45
第 七 章	私我與對待	54
第 八 章	韋壇多之知識方法	63
第 九 章	純粹存在者	74
第 十 章	知覺力量	83
第 十 一 章	存在的悅樂: 問題	94
第 十 二 章	存在的悅樂: 解答	103
第 十 三 章	神聖摩耶	115
第 十 四 章	超心思爲創造者	125
第 十 五 章	無上真理知覺性	136
第 十 六 章	超心思三位	146
第 十 七 章	神聖心靈	154
第 十 八 章	心思與超心思	163
第 十 九 章	生命	178
第 二 十 章	死亡, 欲望, 與無能	193

第二十一章	生命之昇起	203
第二十二章	生命的問題	211
第二十三章	人的二重心靈	222
第二十四章	物質	235
第二十五章	物質之結	244
第二十六章	體質上昇的系統	256
第二十七章	有體的七絃	266
第二十八章	超心思，心思，與高上心思摩耶	275

第二卷 明與無明——精神的進化

第一部 無限的知覺性與無明

第 一 章	非決定者，宇宙決定，與不可決定者	297
第 二 章	大梵，補魯灑，伊濕筏羅，——摩耶，勃羅 克里諦，爍克諦	323
第 三 章	永恒者與個人	366
第 四 章	神聖者與非神聖者	389
第 五 章	宇宙之虛幻；心思，夢，與妄識	413
第 六 章	真實性與宇宙虛幻	439
第 七 章	明與無明	482
第 八 章	記憶，自我知覺性，與無明	501
第 九 章	記憶，私我，與自我經驗	511
第 十 章	同一知與分別知	524
第 十 一 章	無明的界際	553
第 十 二 章	無明之起源	566
第 十 三 章	知覺性·力量之除外集中與無明	581

第十四章	虛偽，錯誤，不善，與罪惡之由來及其對治	596
------	---------------------------	-----

第二部 知識與精神進化

第十五章	真實性與大全知識	633
第十六章	整體知識與人生目標；四存在論	657
第十七章	向知識進步——上帝，人，與自然	683
第十八章	進化程序——上升與一統	703
第十九章	出七重‘無明’趨向七重‘知識’	726
第二十章	重生哲學	742
第二十一章	諸世界之序列	765
第二十二章	再生與其他世界；業，心靈與長生不死	792
第二十三章	人類與進化	822
第二十四章	精神人的進化	844
第二十五章	三重轉化	883
第二十六章	向超心思上達	912
第二十七章	神聖智者	955
第二十八章	神聖人生	1004

第一卷

宇宙與徧在真實性

第一章 人類的企慕

人，在他的醒覺了的思想中，他的最早底先務，看來彷彿是他的必不可免的究極底主要事務，——因為這經過了最長久底懷疑論諸時期而猶存，每趟被貶斥後又回轉，——亦即是他的思想所能憧憬的最高者。這事自顯表於‘神道’的推測，向完善化的衝動，對純粹底‘真理’與無滲雜底‘幸福’之追求，一祕密底長生的意識。人類知識的古代黎明，給我們留下了這恒常底企慕之見證；今天我們見到人類是蹙足了對‘自然’界外物的勝利底分析，但是不滿意，準備回到他的原始底想望中。明智的最古底公式亦自許為最後底公式，是——‘上帝’，‘光明’，‘自由’，‘永生’。

人類的這些固執底理想，與其尋常經驗相違反，同時又是許多更高深底經驗之肯定。這些高深經驗，於人類為非正常，在其有組織的全般性上，只能由一革命性底個人努力，或改革性底普通進步而達到。在一動物性底、自利自私底知覺性中，而知道、而保有、而成為神聖本體，變化我們的半明底、或幽暗底物理底心性，為全滿底超心思底光明，在只承受飄忽底暫時滿足又為生理底苦痛與情感底憂患所圍攻之處，而建立平安與自體存在底福樂，在自呈為一聚積機械底需要之這世界中，而建立起無極底自由，在隸屬於死亡與常變的身體中，而去發現且實踐不死之生命，——凡此皆呈獻於我們面前，作為‘上帝’在‘物質’中之顯示，‘自然’在她的地上的進化之目標。這些未經實現的理想，與已經實現的事實之直接衝突，在通常底物理智識，以其知覺性的現在這組織為其可能性之極限

者，是反對牠們的有效性的最後理由。但是，設若我們對世界工事取一更有籌度的觀念，則此直接反對，倒像是‘自然’的最深沈底方法之一部分，是她的最完全底認可之鈐印。

因為，一切生存問題，原本皆是和諧的問題。問題之起，起於對一未解決的矛盾之認識，與一尚未發現的調和或合一之本能。以未解決的矛盾而自安，於人之實際底、和較屬動物性底部分是可能的，但於他的充分醒覺了的心思則不可能，而且，卽算是他的實際底諸部分，也只是逃避這普通底需要，或由拒絕問題，或由接受一粗率底、實用主義底、未啓明底妥協。因為原本是全‘自然’尋求一和諧，如生命與物質在其自有的境域中，一如心思在其知見之安排中。所供給的材料之顯似底紛亂愈大，或必加運用的原素顯似愈相乖反，甚且至於不可調協的矛盾，則其刺激也愈強，而且牠驅策向一更深微更有能性的秩序，非尋常從一番不如此艱難底努力可得者。活動底‘生命’與一形體的材料相調和，其中活動本身的情形似是慣性了，乃是‘自然’已解決的一矛盾問題，她常求在更大底複雜性上解決得愈好；因問題的完善解決，將是一充分組織了的、支持着心思的動物身體之物質底長生不死。知覺底心思和知覺底意志，與一形體和一生命相調和，而牠們在本身中非顯然自知覺，至多只堪有一機械底或下知覺底意志，這是另一矛盾問題，‘自然’已解決而產生可驚底結果了，而且她常憬對更高底奇蹟，因為她的究極底神奇變現，將是一動物知覺性不更尋求却已具有‘真理’和‘光明’，而有實用底全能，生於直接底已完善化的知識之具備的。然則不但人類和合更高底矛盾這向上底衝動本身合乎理性，亦且牠是一律則和一番努力的唯一合邏輯的圓成，似是‘自然’的基本方法，和她的宇宙底努力之正當意義的。

我們說起‘物質’中‘生命’的進化，‘物質’中‘心思’的進化，但

‘進化’這一名詞，僅是牒出了現相而未加解釋。因為好像沒有理由，為什麼‘生命’要從物質原素進化出，或‘心思’要從生命的形體進化出，除非我們接受‘韋檀多’學的答案，說‘生命’原已內含於‘物質’中，‘心思’原已內含於‘生命’中，因為在真元上，‘物質’是隱蔽了的‘生命’之一形式，‘生命’是隱蔽了的‘知覺性’之一形式。然則好像無礙於在這一聯串推理中，進一步承認心思知覺性本身，可能只是出乎‘心思’以外的諸高等境界之一形式，一隱蔽。在那情形下，人的不可克服的衝動，要趨向‘上帝’，‘光明’，‘幸福’，‘自由’，‘永生’，在此一聯串之適當處，自呈其只簡單是‘自然’正擬超出‘心思’而進化的迫切衝動，也像她所植於某些‘物質’形式中的向‘生命’之衝動，或她所植於某些‘生命’形式中的向‘心思’之衝動，同樣自然，真實，而且正當。如于彼，亦于此，衝動多少是幽暗地存在於她的各個器皿中，具備一永是上升的系統在其自要‘是為’的意志之權能中的；如于彼，亦于此，是漸漸進化出且必至充分進化出必需底器根與官能。如向‘心思’的衝動，是從在礦物和植物中的‘生命’之漸有感性感反應起，一直排列到在人中的充分組織，同樣的，在人本身也有同此一上昇的系統，有一高等且神聖底生命之準備，倘若沒有更多什麼的話。動物是一活底實驗室，據說‘自然’在其中製出了人。人自身很可能是一思惟底活實驗室，其中以其自知的合作，‘自然’志在製作出超人，神。或者，我們毋寧說，是要顯示上帝呢？因為，倘若進化是‘自然’進步地顯示出在她內中眠藏者，工作者，已內化者，則進化亦是‘自然’之祕密為‘自然’者之顯明底實踐。然則我們不能要她在她的進化之某階段上停頓下來；如或她表示任何原意，或作任何努力，要超越出去，我們既無權與宗教家同斥其為顛倒，僭越，亦無權與理性主義者同斥其為疾病，瘋癲。倘若這是真：‘精神’是內含於‘物質’中，而明顯底‘自然’便是祕

密底‘上帝’，則在人本身中神聖者的顯示，在內與在外於‘上帝’的實踐，皆算最高最正當底目標，於地球上人類為可能的。

如是，神聖底生命而在一動物性底身體中，一長生不死底企慕或真實性，而寄寓於一有生死底住宅里，一獨一旦偏是底知覺性，而自表於有範限底心思與分別了的私我中，一超上底，不可下界義底，無時間無空間底‘存在者’，獨使時間與空間與宇宙為可能，而且在這一切中，高等真理可為低下一項所證實，——這永恒底矛盾和永恒底真理，於人類的深惟推理，亦如於其堅住底本能或直覺，皆自證其為正當了。有時有些嘗試是作了，要結束一切邏輯底思想所聲稱為不能解決的問題，要勸導人們將其心思活動，範圍於宇宙間牠們的物質生存的應用和切近底問題上，但這類逃避，在效果上皆從來未嘗永久。人類從之退轉，反增強了疑問的衝動，或更猛烈地飢渴於一直接解決。由此飢渴，神祕主義得勢了，新底種種宗教興起，代替了舊宗教。舊宗教是為懷疑論所毀壞了，或奪去了重要性，而懷疑論本身又不能滿足，因為，雖牠職在詰難，却又不願充分究詰。試行否認或窒塞一種真理，因為這真理在其外表工事上仍是幽暗，且太尋常為黑暗主義底迷信或一粗樸底信心所表呈，這嘗試本身便是一種黑暗主義。要逃避一宇宙性底需要，因為這艱苦，難於以當時可觸知底結果證明其正當，亦緩於調制其活動，這逃避的意志，終於必發為對‘自然’的真理之拒絕，對這偉大底‘母親’的隱祕底、更強大底意志之反叛。較好且較合理性的是接受著她不許我們當作了人類而拒絕者，且將其從盲目底本能，幽暗底直覺，匆遽底企慕之境，提昇到理智之光明中來，到一有了訓練的、知覺地自加嚮導的意志中來。若使有任何高等光明，屬照明了的直覺、或自體啓明的真理者，——這，於今在人中是或被阻滯而不能為功，或以間斷底、似從幕後的外窺而活動，或如我們的物質天空

中之北極光偶爾展現，——於此我們也不必怯於願望。因為，好像是這樣方是知覺性的次一高等境界，而‘心思’不過是一形式，一障蔽，而且，經由那光明之輝煌，正可有我們的進步底自我增大之路，達到無論那一最高境界是人類的究竟歸宿處。

第二章 兩種否定

甲 唯物論的否定

肯定世間之神聖生命，與生死界中之一永生底意義，這一說不能有根據，除非我們認定不但有永恒底‘精神’爲此軀體宅舍之寄寓者，著此容易變換的袍服，且更承認所以成之之‘物質’，是一合宜而且高華底質料，‘他’常以織造‘他’的衣袍，迴復建造‘他’的無盡底一系宅舍的。

即使這樣，也不够保障我們從軀殼中的生命不作退轉，除非我們與諸奧義書同其見解，見到現相之後，真性之中，這存在之兩極端原爲一體，而我們能用正同古書中一樣的話，說‘物質亦即是大梵’，且能充分推許此雄強擬議之價值，以謂物質世界，乃‘神聖本體’之外表軀殼。而這仍是不够的，——因這兩端既顯似如此遙隔，——認其爲一體亦不足以說服理性底智識，倘若我們不肯承認‘精神’與‘物質’間有一系上升的階層，爲‘生命’，‘心思’，‘超心思’，及聯繫‘心思’與‘超心思’的若干等級。否則，這二者必出現爲不可妥協的仇敵，以不快樂底婚姻聯於一處，而離婚是唯一合理的解決。視之爲一，在名相中彼此互代而表述之，成了‘思想’上不自然底虛構，與事實的邏輯相違，只在非理性底神祕主義方有可能。

若使我們僅認定一純粹底“精神”，和一機械底無知底物質或力量，名其一曰‘上帝’或‘神靈’，另一曰‘自然’，究極必然會是我們或則否認‘上帝’，或則背棄‘自然’。爲了思想與生命，則勢必揀

擇其一。‘思想’來而否定其一，以爲想像之虛幻；或否定其另一，以爲識感之虛幻。‘生命’來而固定於非物質者上，在一種厭離中或自忘之極喜中逃避其自體，或則否認牠本身之永生性，取道則離乎上帝而趨向動物。數論(Sankhya)之‘神我’與‘自性’，即被動底光明底‘神靈’，與其機械地活動底‘能力’，了無相通之處，甚至其相對底慣性諸態亦然；其對反，只可由其循慣性發動着的‘活動’之止息以歸於不變之‘止寂’而銷除，在其上嘗投以一系無生發底影像而無功者。商羯羅(Sankara)的離言底不活動底‘自我’，和他的各種名色的‘摩耶’，皆同樣是相違異而不可調叶的多元體；牠們的嚴酷底對反，只能以種種幻相鎔解於永恆‘玄默’之唯一‘真理’中而止息。

唯物論者却有一較容易底場合。他可以否定‘精神’，以達到一較易說服人的簡單論斷，達到真一元論，‘物質’之一元，或否則‘力量’之一元。但在此陳說之嚴格性中，他却不能永遠堅持其說。他亦復歸結到立下一不可知者，與被動底‘神我’或玄默底‘自我’同樣無動，同樣與已知之宇宙相距遙遠。這沒有什麼用處，只是以虛應底退步而脫略‘思想’的嚴格要求，或立爲一種理由，以拒絕究詰範圍之推廣。

因此，在這些枯瘠底矛盾上，人類心思不能滿足了。牠必常要尋求一完全底肯定；而且只能由光明底調協而尋得之。要達到那調協，牠必須度越各個等級，我們的內中知覺性所加於我們的，或以客觀底分析方法，加於‘生命’和‘心思’，一如加之於‘物質’，或以主觀底綜合與照明，達到究竟一體之休止，而不否定明表底多體之能力。只能在這麼一種完全且至大底肯定中，生存之千端萬緒似是相反對的事實，可能融洽和諧，而多方衝突之力，統治着我們的思想和生活的，可以發現那中心底‘真理’，爲此種種力量在世間

原是要徵表出且分別實踐着的。只是這樣，然後我們的‘思想’，既達到一真實底中心了，不更作圓圈旋轉，乃能像奧義書中所說的‘大梵’一樣工作，即算在其遊戲及其徧世界的周流中，也仍其固定而且安穩，而我們的人生，既知道其目標了，乃能以一嚴肅與靜定底喜樂爲之役，一如以一依旋律推轉着的能力一樣。

但時若那旋律一旦被擾動了，則當分別試驗這兩大對反者，各於其至極底道理上，這是需要而且有益的。這是心思的自然底路，更完善地回到牠所失去的肯定。在路上牠可試行休息於中間底階段上，將一切事物縮減到一原始底‘生命能力’，或‘感覺’，或‘理念’的名相中；但這些無外底解決，總使人有一種非真實之感。牠們可能一時滿足唯從事於純理念的邏輯推理，但牠們不能滿足心思的實在性之感識。因爲心思知道，在牠本身以後，有點什麼不是那‘理念’者；而另一方面，牠知道在牠本身中，有點什麼是多於‘生命的氣息’者。或者‘精神’，或者‘物質’，有一時能使牠得到一點究極底真實性之感覺；但介於此二者中間的任何原則却不能。然則牠必須究盡兩端，然後能有結果地回到整個。因爲智識，在牠的原本性質上，既役使一種在生存上只能清晰看到一部分一部分的意識，又役使一種語言，也只是當其謹慎分別和界劃時方能弄個清楚，這智識，在牠面前既有此諸基本原則之多方，則不得不無情地、當其尋求一體性時、銷滅一切以歸於一了。實際牠是試行爲了擁護這一個，乃排斥其餘的多個。要看到牠們的同一性的真實源頭，而不用這除外底辦法，牠必須或則已超越出自體，或則已巡徧了一周環，只發現一切皆同等自加銷滅而歸到‘彼’，‘牠’，離乎界義或敘述者，却不但是真實、亦且是可達到者。無論我們行那一條路，‘彼’常是我們所達到的盡頭；只若我們拒絕走完這道路方能避免‘彼’。

然則這是好徵兆了，在許多實驗和文字上的解決之後，我們却

發現我們自己今茲立於二者之前，唯有這二者久已通過經驗的最嚴厲底考試，是這兩極端；而在經驗的盡頭，兩者却要達到一結果，爲人類的普遍底本能——那隱蔽了的裁判官，哨兵，宇宙底‘真理’的‘精神’之代表——所拒絕，認爲不對或不能滿意。在歐洲和在印度，相當地，各有其唯物論者的否定，與出世士的拒絕，而皆欲自詡爲唯一真理，而且以之統治‘人生’這概念。在印度，倘使那結果是大大聚積了‘精神’之財富，——或多少聚積了一點點，——那亦復是‘人生’之大破產；在歐洲，財富之充盈與世界的權力和物資之勝利底統治，也進到‘精神’事物之同樣底破產。而智識，嘗欲以‘物質’這唯一名詞而解決一切問題者，也未能在所得到的答案上得到滿足。

然則時候已成熟了，世界的傾向趨於在思想上、和內在外在的經驗上之一新底、概括底肯定，趨於這肯定的引論，即在一完整底人類生存中的新底、富足底自我圓成，爲了個人，爲了民族。

從‘精神’與‘物質’與此二者所代表的‘不可知者’的關係上之差別，也生起效能上的差別，在物質底否定和精神底否定上。唯物論者的否定，雖比較固執，且頓見成功，能更順利訴之於一般民衆，然較之出世士的引人入勝而又有危險性的拒絕，終不如其經久且有效能。因爲在牠本身上，便負戴了牠自體的救治。牠的最雄強底原素，便是‘不可知論’，這，承認一切顯示後之‘不可知者’，遂引申其範圍，直到牠概括一切只是未知者。牠的前提是生理諸識，皆‘知識’的唯一工具，而‘理性’，雖在其最廣遠最強力底飛騰，也逃不出諸識的範疇，牠必常時且唯獨處理牠們所供給或所提示的事實，而此等提示又必常維繫於其所自來；我們不能出此以外，我們不能用之作爲一橋梁，以度到另一領域中，其間有較強力且少範限的官能在活動的，於是必須建置另一種探討。